

游建西 著

海天武侠系列

龙吟苗疆



海天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李闻乃苗疆俊秀，明洪武时期中状元后官封翰林侍读，得朱元璋赏识，遂成为建文皇帝朱允炆的伴读老师。一日偶上紫金山枯叶观，巧遇刘伯温。受点化后，辞官回苗疆黎峨山修炼。途中逢前生情侣沁蕊，续前缘后，又带上凌蕊、铜面金刚、欧阳青等人一同前往。不久李闻在诸人帮助下，参破红崖密咒和玉玄经，炼成可以出入青冥的飞剑功夫。这之中又遇到衡山剑仙派的挑战。

建文四年，皇叔燕王朱棣起兵篡位成功，建文帝朱允炆被迫化装成和尚逃出皇宫，遇李闻获救，遂随李闻到苗疆修炼，改名为柳蝉子。

从南京往苗疆这一路上，燕王都下有密杀令让投靠他的江湖各派追杀朱允炆，其中少林、武当两大派想活捉朱允炆。

朱允炆的出逃，始终得到李闻等人和苗疆巫师、长老的帮助与保护，这又引来以少林、武当为主的所谓中原正派的歧议。苗族人的祖先乃是蚩尤，历史上的典籍和故事，均将蚩尤视为邪神，将苗族巫师、长老所炼法术也看成是邪法。加之苗疆风物、文化习俗与中原迥异，因此，中原各派到苗疆与李闻

等人及苗人长老交战时，又标榜为是正邪之争。衡山派的掌门衡峰上人和少林派掌门广德大师为逞自己私欲，都以正派自居，大肆利用这种历史上的舆论，两门派干了不少愚蠢和卑鄙之事。当然，在交战中这些中原门派吃了大亏，这都是由于长期囿于自己的封闭自大观点和中原功夫退化的结果。

中原江湖各门派，看似潇洒，其实早成为皇权势力的附庸，有的还堕落为皇家鹰犬。中原周边的民族地区，尤其是贵州苗疆、云南以及长期被中原视为边夷小国的暹罗、缅甸等国，这些地区的高手，专一修炼，静守山林，远离皇权的名缰利索，功法原始古朴，不知不觉中，功夫、法术远在中原门派之上。

建文帝出逃时，带走作为历代帝王传位“正统”象征的“和氏璧玉玺”。为寻找这枚玉玺，忙坏和急坏了燕王与北传佛教高手道衍大师。另一些中原正邪各派中的人，有的认为拿到这枚玉玺，可以炼成威力极大的法宝，有的则认为可以借此宝避过天劫，于是四川青牯山邪派高手灵骨真人和河南鸡公山三情魔尼均出于不同的目的四处找寻此宝，为此剧烈的打斗在所难免。

在李闻指导下，柳蝉子终于经过若干曲折和惊险而大彻大悟，在苗疆白云山修成剑仙，从此逍遥自在。而篡位成功的燕王始终没有抓到建文帝和拿回和氏璧玉玺。虽然自称永乐皇帝，其实自己并不快乐，永世也去不掉“篡位”的恶名。而帮助燕王篡位的道衍大师等人，也未得到所谓真正的“封正”。

序 一

三年前，建西先生博士毕业，欲来深大求职，因专业不甚对口，我颇费思量。但待一见面，我便下定了引进的决心。记得当时他一进我的办公室，就给我一种“有异人来”的感觉。一交谈，确信其有异才，于是向校长力荐。深大惟才是用，他很快就办妥了报到的手续。

接着，便不断传来好消息：同学们反映，游老师不但课上得好，而且全面关心学生成长，显示出不凡的胸怀和才学；他的博士论文《近代贵州苗族社会的文化变迁》获得湖北省优秀博士论文奖，湖北省得此殊荣者甚少；更令我惊喜的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写成了长篇武侠小说《龙吟苗疆》，并还有几部武侠腹稿。我接过沉甸甸的书稿，喜从心来，新一代的武侠小说家在深圳湾此岸诞生了。

一部世界文学史告诉我们：尽管各国文学的发展路径不尽相同，风格也相去甚远，但其基本精神和目标是大体一致的，可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每一种文学类别，在每一个民族中的产生与发展的情况，总是和这个民族的精神需求紧密相关。例如，人类戏剧最早兴起于古埃及，到古希腊出现了一个兴盛期。中古时代，世界戏剧的太阳却又照在印度的上空，印度戏剧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元代以来，中国戏剧后来居上，而且至今长盛不衰，在本世纪内越剧、古剧等众多新剧种的兴起，便是生动的证明。

许多人曾为中国没有英雄史诗而深感遗憾。其实，中华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如创造了伟大史诗的印度民族、希腊民族一样，也有一种强烈的史诗情结。中国古代所以没有长篇史诗的出现，主要由于三大原因。

第一，中国古人重抒情，不重叙事，思维尚简洁，汉字的刻写又属繁难，所以中国古代的一切文学作品，不管诗歌、神话、传说，还是散文、故事，都相当短小。《木兰诗》、《孔雀东南飞》算是叙事诗中的长篇，但和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与希腊的《奥德修》、《伊利亚特》相比，只能算是林中一木了。

第二，孔子重人事轻鬼神，对鬼神采取疏而远之的态度。汉代以后，中国历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像希腊、印度那样的史诗神话，在中国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古代产生的一些神话故事，也被“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和他的传人，不是打得支离破碎，就是改得面目全非。比如，中国上古有“黄帝四面”的传说，说黄帝有四张面孔，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四面神一样，是一个典型的神话形象。可是，到了孔子那里，被他解释成黄帝派四人治理四方，毫无神话的味道了。

第三，长篇英雄史诗大抵都与宗教互为依附，而中国始终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宗教，一直是王权大于神权，史诗的发展就缺了依托。佛教传入汉地，一度势力颇大，但其本身反对神话，对印度神话讳莫如深。在佛教和本土宗教道教等的相争相峙中，中国出了不少“仙话”、“鬼话”，可惜也大都是篇幅短小之作。

到了现代，除了宗教之外，另外两大因素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现代汉语代替古代汉语，几点思想不再一统天下。于是，积压了千年之久的史诗情结又重新得以萌发。武侠小说便是史诗情结在现代的产物，或者说武侠小说具有较多的史诗特性，其中相当多的一部分简直就是产生于现代的史诗。

史诗需要选择时代。出史诗的时代，必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惊心动魄的大悲喜。中国现代，东西文化洪波激荡，中华民族和中国历史面临抉择，是出史诗的好时候。武术和谋略，是中国文化的优胜。武侠小说将武术（含武德）和谋略（含王霸之道）当作自己的精神与灵魂，恰好补了宗教之缺。而武侠小说中的大量宗教描写，只是一种写作背景，与外国古代史诗中的宗教情怀，不可同日而语。这恰恰是中国武侠小说的一种进步。

每个伟大的民族都尚武好勇。古希腊四主德中，英勇排第二位。印度也将勇猛看作英雄本色，“勇往于战场”是大丈夫的应有之义。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文化首先强调的是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虽然在众多的中国德目中并不排斥勇，但勇的位置是很靠后的，而且强调的是“忠勇”、“义勇”、“智勇”。在武侠小说里，总算让各种各样的勇，包括“蛮勇”、“匹夫之勇”过了一把瘾，还了不少“勇债”。

中国武侠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具中国民族特色的一部分。对武侠小说的研究，就像武侠小说本身一样，已经成了热门，所以我不想对武侠小说的评价多置喙，反想说一点：在中西文化大交汇的年代里，武侠小说的诞生并大行其道，是中国传统小说的新生和对时代的回应，其对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功莫大焉。念此，我常在心中感激梁羽生、古龙、金庸诸先生。

建西先生的出现，让我喜不自胜。他是武侠小说家新生代的一个代表，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武侠小说的明天。祝建西先生多出佳作，为中国武侠小说的长盛不衰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不是一句客套式的祝词，凭他的天分、学识、才情和勤力，我们相信他一定不会辜负广大读者的期望。

郁龙余

1999年4月13日

序 二

以香港、台湾等地的经验看，大凡社会经济、文化进入较为平稳的发展时期，武侠小说的创作与出版亦会随之繁盛一时。武侠小说的读者多来自都市，它本是生存于都市的通俗文类之一。经济的起飞发展时期自然是都市势力扩张，包括它的规模、人口膨胀的时期，社会的变化为武侠小说提供了大展身手的机会。五六十年代，香港、台湾的经济起飞，武侠小说随之亦从“旧武侠”蜕变成“新武侠”，获得都市大量读者而风靡一时。曾任台湾《联合报》主笔等职的武侠学者叶洪生先生告诉笔者，台湾武侠全盛时期约有一百二十余家专门出版社，以千余二千万人口计，可以想见它的读者数量。征诸二三十年代的经验也可以印证：当时上海滩、北平两地，报刊林立，都市读者日渐增多，虽说三教九流，鱼龙混杂，然正是经济文化相对平静的局面，自由写作与出版的风气，催生了现代通俗文学中成就最大、拥有最多读者的武侠文类。武侠小说在当时的

社会环境中孕育、催生，脱离了清末以来的窠臼。如若没有这些“旧武侠”的基础，后来港台等地的“新武侠”则是难以想象的。现今，中国改革开放也已二十年，社会经济的基础完全可以提供给武侠文类一个大发展的天地，但据个人耳闻目睹的有限经验，武侠的读者倒是不少，读物却几乎都是港台“进口”的，如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人的作品——先是狂滥盗版后才是正版引进，一版再版——鲜少中国大陆自己的武侠作家。推想起来，不外是因为武侠小说五十年代以来就被定名为封建“旧文艺”，一直受到主流理论话语的批判扫荡。有数的武侠名家如以一部《蜀山剑侠传》风靡读者的还珠楼主李寿民，踏入五十年代即搁笔改行。大概是余威犹在而兼写家目光短浅吧，中国大陆的文坛还没有出现可与当年港台“新武侠”一争盟主的“武侠高手”。而读者、批评者的期望分明是存在的。在这种情势下，我手头得到的这部游建西博士所作五十回本武侠《龙吟苗疆》就特别可贵了。多年以后的武侠文学史将证明，它的出版问世是当今平淡无奇的文坛一件可圈可点的佳事。

我特别欣赏《龙吟苗疆》的民间文化视角。作者站在民间的立场，以明初燕王朱棣起兵篡位，建文帝出奔为苗家好汉所救为背景，虚构了一个情节曲折有致的故事。民间的概念在小说中有双重意味：首先它是作者叙述故事表达经验时的角度，作者透过笔下的故事和人物从这个角度传达出独特的声音。这是为主流话语无法触及的领域，它的存在对主流话语构成一定程度的批判和消解。其次，民间是作者借以构筑武侠幻想天地的重要文化语码。作者把想象经验表达的基础安放在源远流长的民间文化上，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尝试，同时亦鲜有武侠名家在这方面作持久的发掘。如果作者持之以恒，苦心经营不

辍，必能在这方面创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纵观武侠文学史，存在一有趣现象：在众多的文学文类中，武侠所占有的位置毕竟只能算“小道”，但此“小道”所本的居然几乎都是“大道”。就是说，武侠作者几乎都是站在正统价值观的立场或渴望厕身于正统价值观的立场来讲故事的。晚清的侠义与公案合流，绿林好汉往往就是清官断案必不可少的助手；文康《儿女英雄传》的主角安骥苦尽甘来，居然高中探花位极人臣，且享尽齐人之福。“新武侠”虽然去除这等迂腐不堪的故事，于“义”的观念大力发掘，使故事多少游离正统价值。然究其所本，毕竟以“大道”居多。如经天纬地的英雄、济世安民的豪杰、忠贞的爱情等在小说中是不可少的。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可写，而是说为文有益于世的古训，世道人心的话头，还是在武侠文类里占据强势影响力。游建西兄天生对此类“大道”有批判意识，故反其道而行之，能时出新意。而作者所依据的批判资源就是民间传统。小说四十八回以后，朱棣篡位成功，宣布冬至日封禅武当。这本是一件盛事，可以大事铺张而堂皇了结全文。但作者却让武当封禅引起泰山诸门派对武当派的嫉妒，嫉妒而生权位之争，权位之争而引发门派大战，结果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一场主子以为傲奴才以为荣的盛事落得凄怆收场。对比四十八回“御飞剑开启青冥路”中已改名为柳蝉子的建文帝所得到的觉悟，有心人自然可体认作者对那种名为奋发有为实为帮凶的入世价值观的针砭。小说中的建文帝，经历了一番世俗荣辱，在苗疆高人的救助下，终成剑仙。他对世俗有了一番真切的悟解：“世俗则是人各有命，富贵在天半分不由人，一生到老，被动做人，你争我斗，诬讦诽谤，昧心应世，数十年一晃，转眼成荒冢枯骨”。由这种批判，他的生命有了新生：“逍遥江湖，出入青冥，斩

妖除怪，修积内外功，命运自握，放旷自然，长生久视，行厨金丰”，在自己的世界里与天地争造化。又如第四回“岳阳楼李闻评仲淹”，写苗疆俊秀李闻一千人，行至岳阳楼，读到名儒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李闻对范氏的才学激赏之余，却有如下批评：“行止却只能囿于皇权庙堂之囿囿，毫无腾挪破禁之功，任人宰割，让后人想起好些遗憾”。武侠天地的这种言行，虽说不上石破天惊，却是别开生面，颇有清新可喜之致。

把想象、幻想经验安放在什么基础上面，这是很考验武侠写家功夫本领的。就是说，武侠写家将什么样通俗文化元素作为自己的经营重点，从而形成自家武侠的特色。这是武侠艺术分出高下的关键问题。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游建西兄把握住民间来做文章，我以为是很得法的。中国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而其中道家已成为民间文化的语码代表，举凡阴阳五行、堪舆风水、外丹黄白、服食养生、内丹气功、房中采战等等，都已构成道家文化组成部分而落入民间的“小传统”中。游建西以自己对民间文化的信念和广博的知识，将“小传统”融入神奇幻想的故事之中，虽然作者不是很有意识地从事这方面的艺术实践，但已经是一个十分有新意的开端。以笔者孤陋寡闻所见，还不曾有过武侠写家如此着意在小说中经营民间文化元素。但开风气探索已经带来了新奇别致的人物与故事。第七回“娇娥奴情解紫云窝 贾向正委顿出衡山”所写“三密契合”之事，虽为小说家屡加点染的男女之事，然明眼人当看出叙事描写中深厚的民间文化底蕴。若翻看有关经典，“三密”之说，定然言必有据，持之有故。作者巧妙地将民间传统的知识融入人物的言谈举止中，将已死的知识化为鲜活的小说人物言行。其间“三密”讲究，极尽男女欢娱之真妙，毫无明清坊间艳情小说的粗俗，又无现代浪漫小说的老套。这种

凡小说几乎必有的欢场科目，能写出不落俗套的新意，当拜着力开掘民间文化元素所赐。作者不但着意经营典籍可以印证的民间“小传统”，也注意当代洋溢着活力的民间文化。第十一回“贾向正寻潭遇香桂”写贾向正与香桂在一草坡用民歌小调相互调情一场，十分生动。男女对唱数个回合，所唱虽为寻常情歌，词句亦是大致套路，然小调味十足，人物生趣盎然的情致跃然纸上。一边读，一边想，作者是如此深得民间情趣。我想，如果作者不是如此热爱天籁自然的民间文化，不是长期浸润苗疆阔厚深广的民族传统中，无论有如何的文才，也是写不出这等洋溢生命活力的文字。忆及年前笔者在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过端节，即水族的新年，一片广袤的平缓山坡，下着毛毛细雨，成百上千的水族姑娘小伙子打着伞，三五一群，四五一伙，吟声细唱，小伙子企图以甜蜜歌声打动心上人，姑娘粉面羞涩，然沉着应唱，往往对唱至数小时不散。野趣洋溢的情歌小调对唱，令我记得时光倒流，回到了十五《国风》的时代。游建西兄生活和成长于这片深情而神奇的土地，他对苗疆的草木风光、文化传统如数家珍般熟悉。我想，这是对他的小说的民间情趣的最好解释。

建西兄多才多艺，博士期间修读的是中国近代史，师从著名学者章开沅教授，有《近代贵州苗族社会的文化变迁》大著问世；平日有所请益，辄滔滔不绝，小叩而有大鸣；于古物鉴赏，奇器珍宝，建西兄也能说得滴水不漏，得闲更兼玩赏琴棋书画，娱情养性。我与他虽为同事，但也惊讶于他的诸般才艺。某日，他拿了洋洋七十万言的武侠新著《龙吟苗疆》给我，说是“请过目”，连带写序，我才知道他更会这一样“武功”。恭敬不如从命，读过之后写了如上的闲话。总之，是希望才华焕发的建西兄笔耕不辍，治学之余再好好经营武侠这片

天地。如此“新武侠”昔日的辉煌当有望再现于新世纪中国大陆的文坛。是所望焉，并以为序。

林岗 于不冷不热斋

1999年3月16日

目 录

序 一	(1)
序 二	(5)
第 一 回 黎峨山巫仙遗天书 枯叶观李闻遇刘基	(1)
第 二 回 朱允炆京都接帝位 洞庭湖苗女斗恶少	(18)
第 三 回 洞庭湖蚌蛟双斗珠 贾向正计劝贪衡峰	(38)
第 四 回 岳阳楼李闻评仲淹 银月岛沁蕊续前缘	(55)
第 五 回 斗妖道沁蕊救秦迈 复前识李闻认凤缘	(69)
第 六 回 金刚怪驼斗法洞庭 李闻沁蕊双回苗疆	(87)
第 七 回 娇娥奴情解紫云窝 贾向正委顿出衡山	(101)
第 八 回 红崖刻字显真形图 河洛道场潜修行侠	(120)
第 九 回 施淫威衡峰反遭擒 斗绿毒金刚陷魁阵	(138)
第 十 回 缙密僧气斗少林僧 破咒人喜列剑仙群	(156)
第 十 一 回 玉玄经秘显金霞洞 贾向正巧遇香桂妹	(179)
第 十 二 回 梨花奴怒斥贾向正 娇娥奴伤情括苍山	(197)
第 十 三 回 天星药婆怒杀崔峤 少林弟子枉死苗疆	(212)
第 十 四 回 饮女酒说八味助兴 唱苗歌言六情尽欢	(229)
第 十 五 回 说了意道衍劝燕王 攻九门袁珙收张信	(248)

- | | | | |
|-------|----------|----------|-------|
| 第十六回 | 失雄城耿公布刹阵 | 围真定燕王折兵将 | (263) |
| 第十七回 | 败南军燕王入帝京 | 扮和尚惠帝出皇宫 | (278) |
| 第十八回 | 密杀令朱棣除惠帝 | 接谏喻李闻护和尚 | (293) |
| 第十九回 | 上终南道衍查行踪 | 渡长江柳蝉子遭劫 | (308) |
| 第二十回 | 武胜关李闻逢旧识 | 青牯山孙彪入邪派 | (327) |
| 第二十一回 | 叙假意魔尼动真情 | 唱词曲和尚借至宝 | (343) |
| 第二十二回 | 青牯山妖道斗魔尼 | 感应寺惠帝见明烦 | (363) |
| 第二十三回 | 强留人赌气斗法宝 | 欲交友小心收木鱼 | (381) |
| 第二十四回 | 战明烦灵骨收金钵 | 说有缘魔尼会妙尼 | (399) |
| 第二十五回 | 犯黎峨衡山充先锋 | 攻苗疆李闻斩衡峰 | (414) |
| 第二十六回 | 评剑花沁蕊演符策 | 议功夫梨花笑贾生 | (430) |
| 第二十七回 | 说闲话魔尼借法宝 | 尝肉芝神君说灾厄 | (449) |
| 第二十八回 | 赴黎峨三魔尼受阻 | 战凌蕊有情人呷醋 | (469) |
| 第二十九回 | 幻景冰山吓走三尼 | 假作封神实做皇帝 | (485) |
| 第三十回 | 明月献瑞武当呈祥 | 金忠说乐道衍改诏 | (503) |
| 第三十一回 | 大都老祖神法收魂 | 广德大师索要五岳 | (521) |
| 第三十二回 | 二明凶僧形神俱灭 | 少林掌门作茧自缚 | (538) |
| 第三十三回 | 说药蛊小苗哥赚金 | 飞草海大痴盗鹤蛋 | (554) |
| 第三十四回 | 红花药婆气困大痴 | 真痴上人开悟释仇 | (570) |
| 第三十五回 | 接霞楼红花论佛道 | 马郎坡二张听山歌 | (587) |
| 第三十六回 | 黎峨山广德战李闻 | 金霞洞高僧陷凶阵 | (605) |
| 第三十七回 | 驯金钵灵骨析正邪 | 七煞阵剑僧应因果 | (622) |
| 第三十八回 | 神宝水晶光破魔阵 | 秀士奇才解说封神 | (638) |
| 第三十九回 | 说玺钮道衍救二儒 | 讲道法无尘诛凶蟒 | (654) |
| 第四十回 | 柳蝉子贪玩遇黑儒 | 陈道人怕死逢恶人 | (671) |
| 第四十一回 | 欧阳青义收朱千魂 | 柳蝉子避敌无名洞 | (690) |
| 第四十二回 | 白云山洛轲送神剑 | 吟花楼侠士救义女 | (708) |

第四十三回	罗永庵蝉子收灵犀	响琴峡三情会四箫	(726)
第四十四回	斗火龙六女困恶阵	施故技无情死苗疆	(746)
第四十五回	碧烟岩忘情请神君	茨杉坪火龙布古阵	(764)
第四十六回	破古阵神君擒火龙	说空青玉茹换神体	(782)
第四十七回	避雷劫二情试飞剑	揭玄机蝉子炼丹功	(800)
第四十八回	御飞剑开启青冥路	争封神引出群仙斗	(817)
第四十九回	布奇阵怪驼困四仙	析丹诀流云救清泉	(834)
第五十回	五岳剑仙胜战罗刹	道衍大师气馁武当	(851)
简体字版后记			(866)
创作之主要参考资料			(870)

第一回

黎峨山巫仙遗天书 枯叶观李闻遇刘基

话说那玉清仙境九玄天灵山上，一日天籁玉磬与地啼金钟忽自鸣响起来，山中皇鸟、鸾鸟、凤鸟、青鸟闻声飞跃起舞，各五彩灵鸟展翅翔飞，彩光四溢，搅得满空霓霞旋绘，祥云团簇。钟磬之声早将那灵山十巫大仙^①惊动，一时巫咸大仙、巫即大仙、巫盼大仙、巫彭大仙、巫姑神女、巫真神女、巫礼大仙、巫抵大仙、巫谢大仙和巫罗神女，闻钟磬声各自从自己的仙窟琼宫，驾彩虹齐来到灵山天目台上。原来这十巫乃混元时节得道，鸿蒙初开时分成仙的神人，专管那天上人间的妖祥祭祀与百药施治。这天籁玉磬与地啼金钟就置于天目台上。但凡钟磬受天地间灵气互感便会自鸣，每待十巫神仙闻得钟磬声响，便会前往天目台查看就里。

十巫会集天目台后，各以礼相迎。那些溟鹏异鸟、珍灵瑞

^① 参见《山海经·大荒西经》